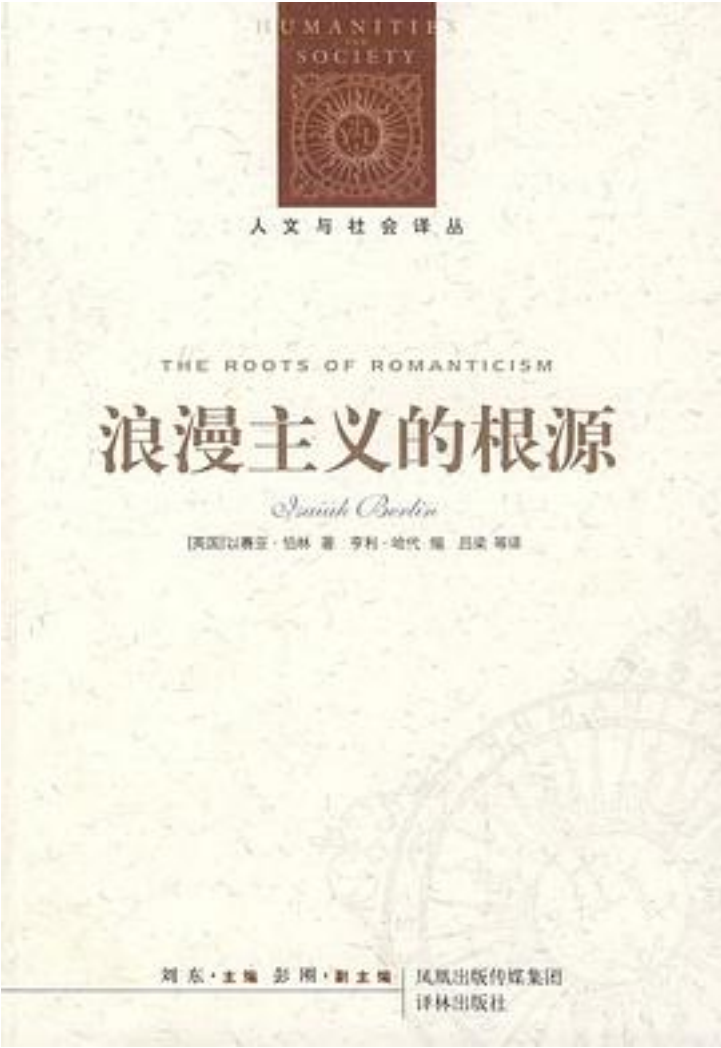


浪漫主义的根源



[浪漫主义的根源 下载链接1](#)

著者:[英] 以赛亚·伯林

出版者:译林出版社

出版时间:2008-03

装帧:平装

isbn:9787544703994

编者序

万物有本然，终不为他者。

——约瑟夫·巴特勒

万物有本然……

——以赛亚·伯林

巴特勒这句话是以赛亚·伯林最喜欢的引语之一。在他最重要的一篇论文中，伯林一再引用。我以此开头是为了消除任何可能的误会，因为这部集子无论如何不能算做伯林关于浪漫主义的新书。自伯林于1965年三四月间在华盛顿国家美术馆A. W. 梅隆系列讲座上做了关于浪漫主义的脱稿演讲之后，他曾试图将其变成文字的著述。在其后的那些年里，特别是他于1975年卸任牛津大学沃尔夫森学院院长一职之后，他不断扩展自己的阅读，积累了一堆笔记，以期完成一本浪漫主义的专著。在生命的最后十年，他把所有笔记存放在一个单独的房间，重新开始整理他的资料：他列出一些标题，并把筛选出来的笔记口述录制到磁带上，归纳到预设的标题之下。他甚至考虑利用已有的材料为E. T. A. 霍夫曼的著作写一个长长的序言，而不是独立成篇，作为他的一个专题研究。但这个计划屡屡搁浅，部分原因可能是资料准备的过程太长，致使写作的兴味阑珊。据我所知，到后来他对这本计划过的专著未著一字。

显然，对于伯林的读者来说，他未将演讲修订成书是一个巨大的遗憾，对他本人来说亦是如此。但未及付梓也不是件坏事。如果当初就完成此书的写作，那如今这本充其量只算是编辑过的讲稿就永远不会出版。一旦经过精心修改和扩充，伯林演讲所特有的那种清新、直接、强烈和令人心潮澎湃的文风难免会变得晦暗。伯林还有一些脱稿演讲最终都是以录音或抄本的形式保留下来，我们不妨拿这些演讲与那些终于修订成文的稿本，或者演讲参照过的文字稿本做个比较，就会看出伯林为了出版曾经三番五次修改过他的内容。显然，这些修改使其更具知性和精炼，但有时不免减弱了口头表述本有的魅力。或者，反过来说，根据一篇尚未斧削的长篇底稿——伯林称之为“残篇”——来做演讲，而非照本宣科，演讲内容就会显得酣畅淋漓。或许，以多元论的术语衡量，这二者之间的优劣根本不可比较。在这种情况下，优也罢，劣也罢，伯林的主要思想成就之一也只能以前一种形式存在了。

我所用的标题是伯林自己早年计划写作该书时拟用的。在演讲时，他将标题换成了“浪漫主义思想的来源”（Sources of Romantic Thoughts）。因为在索尔·贝娄1964年出版的小说《赫索格》的开篇几页里，书中的主人公，那位名叫摩西·赫索格的犹太学者，正在经历一场自信的危机。他在纽约的一间夜校里试图讲授一门成人教育的课程，却未能成功。这门课程的名称恰好就是“浪漫主义的根源”（The Roots of Romanticism）。据我所知，这完全是个巧合。伯林自己明确否认它们之间有任何直接联系。不过，无论如何，先前的标题显然更加响亮。如果伯林当时确实因为某些理由放弃使用一个更好的标题，这些理由现在已经不存在了。

即使伯林正式演讲之前所做的导引性评论有些随意，不适宜出现在正式出版的文本中，但它们还是具有一定的序言价值。在此，我们不妨摘录其中的主要部分：

这些演讲主要是面向真正的艺术专家——艺术史和美学专家，我自己可能无法跻身其中。选择这个论题唯一充分的理由是，浪漫主义运动一诞生便与艺术息息相关：虽然本人对艺术知之甚少，但不能因此将艺术逐出我的研究范围之外。我起码得兼顾一下。

在某种意义上，浪漫主义与艺术之间的关系较之它与其他领域的关系要紧密得多。假使我有资格来谈论浪漫主义，那是因为我打算涉及社会政治生活以及道德生活；我认为，

我们完全可以肯定浪漫主义运动不仅是一个有关艺术的运动，或一次艺术运动，而且是西方历史上的第一个艺术支配生活其他方面的运动，艺术君临一切的运动。在某种意义上，这就是浪漫主义运动的本质。至少，我将力图证明这就是浪漫主义的本质。

需要补充的是，浪漫主义并非单单具有历史学的意义。今天的很多现象——民族主义、存在主义、仰慕伟人、推崇非人体制、民主、极权主义——都深受浪漫主义潮流的影响，这种潮流流布甚广。就此而论，它并非一个与我们时代毫无干系的主题。

下面这个片段也很有意思，它显然是伯林演讲之前草拟的开场白。我发现这是伯林为这个课题所做的笔记中唯一一段出自他本人的表述：

我从未想过给浪漫主义的性质和目的下个定义，因为，诺斯洛普·弗莱明智地告诫过我们，如果有人试图证明某些特征是浪漫主义诗人的显著特征，比如说，对自然和个体的全新态度，试图证明这些特征只有在1770年到1820年之间的那些作家才具备——并将这些作家的态度与蒲柏或拉辛的态度做个对比，那么必定会有别人从柏拉图或迦梨陀娑那里找到反证；从哈德良皇帝那里找到反证——肯尼斯·克拉克就是这么做的；从赫利奥多罗斯那里找到反证——塞埃就是这么做的；从一个中世纪西班牙诗人或前伊斯兰阿拉伯诗人那里找到反证；最终还会从拉辛和蒲柏那里找到反证。

我也不想暗示尚有一些纯粹的界定——借此我们可以做出判断：我们可以说任何艺术家、思想家或任何人都是彻底浪漫的，而非其他：比如说人是一个绝对的个体，这就是说他拥有别于世界上其他事物的特性；或者说人具有绝对的社会性，也就是说他自身完全没有特性。然而，诸如此类的界定并非毫无意义，相反，没有这类界定我们寸步难行：它们标明了一些属性、倾向或理想的类型，我们用来发现、确认，或者说强调（如果先前没有引起足够的注意的话），对，就是强调（因为我想不起比它更合宜的动词）那些通常称之为人的特点、行为、观点、运动或学说的方方面面。

说一个人是浪漫的思想家或浪漫的英雄，并非泛泛之言。有时这是指他或他所做的事情可以得到一些解释，解释的依据是一个目的，或者说一连串目的（它们之间也许互相抵牾）；或者是一种视见，兴许就是一瞥或揣度——这些解释可能指向某种基本无法感觉的状态或行为——诸如生活中一些事物、一次运动或作为生活本质一部分却未得到解释（也许是难以解释）的艺术作品。对多数研究浪漫主义不可尽数之方方面面的严肃作家来说，这些正好就是他们意欲穷究的目标了。

我的意图更加有限。在我看来，十八世纪后半叶，在我们明确地称之为浪漫主义运动之前，发生了一次价值观的根本转变，影响了西方世界的思想、感情和行为。对这一转变最生动的表述见于浪漫派最典型的浪漫形式中，而非他们表现出来的所有浪漫形式，也非那些属于他们所有人的浪漫形式；而是见于浪漫派所具有的最典范的东西中。没有这些典范，则我意欲言及的革命以及那些被认为革命的后果和现象（浪漫主义艺术，浪漫主义思想）便不可能产生。如果大家说我还未论及深藏在浪漫主义之内或哪条宣言核心中的特征的话，我欣然承认。我并不想定义浪漫主义，只想研究隐匿在重重伪装之下的这场革命能够暴露出来的那些最明显的形式和症状。此外无他：但这也足够了。因为我希望说明的是这次革命是西方生活中最深刻、最持久的变化，比起影响力不曾受到质疑的那三次大革命——英国的工业革命、法国的政治革命、俄国的社会和经济革命——一点都不逊色。确实，我所关心的这次运动已关联到各个层面。

在编写这些讲稿时（根据BBC的录音），我尽量克制自己。总的来说，尽量不做改动，以保证文本的流畅上口；我注意在一定程度上保留演讲本身所具有的随意风格和偶尔出现的不怎么规范的表述——对于演讲来说，这种随意和不规范其实是很自然的。即便有时候需要在句法上做大量的润饰工作（多数即兴所说的句子是需要这种整理的），也不会妨碍人们理解伯林的原意。伯林本人从前对讲稿所做的轻微修改也包含在整理过的文本之中，那些能够听到讲座录音的读者，如果将此书和录音进行对照，便能发现其中的差异。

我总是尽力追踪伯林文中的引语。大凡那些引自英语原文，或直接从外文翻译过来的句段，我都作了必要的更正。至于他化用或意译的材料，我则保留未动。其实，化用和意译是伯林的一个演讲策略，我们不妨将其称为“不完全引用”。“不完全引用”有时会带引号，但不是原来引语的直接重复。它们看上去是作者想要表达的，或就是他已经表达的。他不必特意声明引语出自他的翻译或他本人发表过的那些文字。这种“不完全引用”的现象在我们这个时代之前是很常见的，但在当代学术氛围里大概已不受欢迎了。伯林在世时我所负责编辑出版的伯林散文集里，我一般只关注他的直接引用，对那些直接引语和明显是意译的引语逐一核查。但涉及到本书，如果坚持只给那些确凿无疑的直接引语标注上引号以便掩饰他的不完全引用（其实它们本来很自然而且富有修饰效果），未免显得做作和节外生枝。我特别提及这一点，以免误导读者。为此，我在伯林的引文目录前标出不完全引用的出处，以使读者获得一个背景性的了解。

这次讲座曾于1966年8月、9月在BBC的第三套节目播出，10月、11月重播，又于1975年在澳大利亚、1989年（也就是伯林八十岁的那一年）在英国BBC第三台重播。过后，一些摘要也已被收入有关伯林的节目之中了。

伯林本人坚决反对自己在世时出版这个讲稿，不只因为他在晚年还想完成一本浪漫主义的专著，或许还因为他觉得不经任何修改和扩充就出版一些即兴演讲是一种虚荣的行为。他很清楚自己说过的一些话很可能太笼统、太含混、太粗糙——作为演讲大概还可以接受，一旦成书便经不起推敲。确实，在致BBC电台第三套节目的负责人P. H. 纽拜的一封信中，他描述自己“倾泻出巨大的语言洪流：六个多小时的狂热的、不时短路的、焦灼的、气喘吁吁的——在我听来，有时是歇斯底里的——讲话”。

有人认为即便是现在也不应该出版讲稿——虽然其优点不可否认，但它仍然有损伯林作品的流传。我不同意这种看法，我的观点得到了一些我所尊敬的学者的支持，特别是已故的帕特里克·加德纳，一位特别苛刻的批评家的支持。几年前他读到我编辑的这部讲稿，就竭力主张依照原样出版，哪怕在作者尚在世时出版这类演讲稿是个错误（我对此持矛盾态度）。我认为在作者已经很功成名就，讲座也很激动人心的情况下，出版他的演讲稿不仅可行而且符合读者的需要。此外，伯林明确表示同意死后出版讲稿。在谈到这个问题时，他并未暗示说要做个严格的限定。他认为作者死后出版与生前出版的规则是不一样的。他肯定也知道——虽然他从未承认过——他的梅隆讲座展现了即兴演说艺术的绝技，完全值得原汁原味地记载下来，永久留传。现在是时候——借用他本人在那本最富有争议的关于J. G. 哈曼的书中的话来说，该是被“有鉴别能力的读者接受或反驳”的时候了。

我应该在此表达自己的感激之情——当然，值得感谢的人远远超过我现在所提及的这些，其中包括我在第150页中提到的书目提供者。此外，最真挚的谢意致予（一如我在以往的书中提到的）那些慷慨的赞助者，他们提供了沃尔夫森学院奖学金的赞助；致予布洛克勋爵，他帮助我获得了宝贵的资助；致予沃尔夫森学院，提供给我住宿和工作环境；致予帕特·尤特辛，作者的秘书，他已经成为我二十五年来耐心的朋友和支持者；致予罗杰·郝舍尔和已故的帕特里克·加德纳，他们阅读了讲稿并提出了一些宝贵的修改意见，还有其他很多不可或缺的帮助；致予容尼·斯坦伯格，他对编辑此书提供了很有价值的建议；致予出版者们，尤其是查托和温达斯出版社的威尔·萨金和罗伊纳·斯凯尔顿—华莱士，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的德伯拉·特加顿，他们耐心地忍受我很多苛刻的要求；致予塞缪尔·格滕普兰，他为我提供了道德的支持和有效的建议；致予我的家庭（虽然此前我很少想到提起他们），他们得忍受我心无旁骛的职业怪癖。最后的致谢也许有些多余，但我依然要说：感谢以赛亚·伯林信托我来编辑他的讲稿，对于一个编辑来说，这是一件求之不得的重任；感谢他允许我在做此事时拥有完全的自主权。

亨利·哈代于牛津大学沃尔夫森学院

1998年5月

校后记

1965年，以赛亚·伯林在美国华盛顿国家美术馆做了一系列后来定名为《浪漫主义的根源》的脱稿演讲。1999年，经过伯林文稿的主要信托人和编辑亨利·哈代的“尽量不作改动”的整理以及适当的句法上的润饰，这些当初令听众魂销神醉的思想咏叹调转换为文字的华彩乐章，依旧保持了伯林特有的雄浑而酣畅的即兴风格。一连三届，我选用这本演讲集作为我开设的研究生课程《浪漫主义批评文献导读》的基础读物。每当念到一个个密集重复、内嵌层层悠长而澄澈的定语从句的排比句段时，我不禁要说：“这是天神眷顾天才的时刻：思想以急板的方式奔向伯林。”

如此富有音乐性的美文是很难译成另一种语言的。在近一年的翻译过程中，三位译者时时有言不从心之感；在一年又半的校对过程中，我不时有词不尽意之叹。使我们敬慕不已的伯林式的表达居然成了难以穿越的魔沼。如果说，原文的编辑为了保留伯林那种“令人心潮澎湃的文风”而刻意避免“精心修改”的话，那么，我们则需要特别的精心移译那些“近乎于飞扬和舞蹈”（尼采语）的句子。但是，无论多么精心，我们依然难以追摄伯林的神韵。如果说，在翻译大家那里，翻译是“殊语传深意，终然是夏声”的话，那么到了我们这里，翻译也许是此间有真义，执筌而失语了。

本书的翻译不尽人意，但整个翻译和校对的过程却是一个磨砺我们的耐心和细心的反复合奏。我们四人相当于一个四重奏小组，每人各扬其长，却又能彼此应和。我曾是一位译者的老师。2000年，我有幸得到哈佛燕京的资助，前往哈佛访学一年。期间，除了进修与研究计划有关的课程之外，我还旁听了数门本科生的小型讨论课。在亲历了一番西文经典的炙熏，领略过多次师生间追问与辩难的精彩之后，我想与其临渊羡鱼，不如见贤——“效颦”吧。个人之力，虽无法撼动大的格局，但还是能够做点微小的改变的。回国后，我给本科生开了一门《英语小说杰作细读》，挑选了十篇具有诗性叙事特点的英语小说经典，引导学生紧扣文本，一字一句地细读。也许是教学方式未循宏大叙事的惯例，也许是文本内容超过一般中文系学生的英语程度，上课的人渐渐少起来，最终剩下包括三位译者在内的五位学生，结果却成全了我的实验目的。五位学生好学敏问，师生之间形成了一种亦师亦友的从游关系。当我第一次给研究生导读伯林的《浪漫主义的根源》时，我邀请三位译者旁听。后来，她们分别（先后）进入国内外名校读研或攻博。借助互联网，我们保持密切的互动，共享学术资源，交流读书心得。讨论最多的，也许就是伯林了。当得知刘东先生正约人翻译《浪漫主义的根源》，我便不揣浅陋，推荐吕梁、洪丽娟和孙易担当主译，自荐充当校对。坦率地讲，如果当时能够预知后来所要经历的那种踟蹰旬月、一词难求的窘况，我是断然不会有此冒昧之荐的。我未高估三位译者的能力，但的确低估了伯林文体的难度——它听起来平易（否则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西方听众也不会准时打开收音机，一连数小时收听他在BBC做的广及哲学、历史、政治、国际关系等方面的即兴演说了），实则宏奥：长句的洪流，裹挟着巨量的观念、暗示、警句、引典、逸闻、考释、推断倾泄而出，从一个论题奔向另一个论题，情绪不断上升，观点不断加强，形成一个个兴奋的渐强音，最后涌向宏伟的高潮。如此豪宕的思想音乐，是听众跃上智慧星空的天梯，却是译者莫可奈何的天堑。

所幸，校对本书的时候，我得到了数位好友的外援。布朗大学比较文学系的陈陆鹰博士德英俱精、复旦大学哲学系的王金林教授专治德国哲学，一有疑难，我便求助于他们，总是得到积极的回应，而且往往引出他们的妙论。正是他们的质疑或修正，我对伯林的解读从文体的层面下潜到稍深一点的深度。在此，我对他们表示由衷的感谢。此外，我要真诚地感谢余婉卉同学：她帮助我统一了索引与正文的人名。最后，我要特别感谢主编刘东先生的信任：在读过我的一篇海外汉学的书评之后，他把一本影响甚巨的“小书”的翻译托付给一个他不曾谋面的末学。他的信任成为我前后校对四遍的动力。

翻译是遗憾的艺术。虽然我们竭尽全力，但囿于学识疏浅，不免舛误，多有不逮，祈望读者恕谅，方家惠正。

张箭飞

2006年7月于东湖放鹰台寓所

作者介绍:

以赛亚·伯林（1909—1997）
英国哲学家和政治思想史家，二十世纪最著名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之一。出生于俄国里加的一个犹太人家庭，1920年随父母前往英国。1928年进入牛津大学攻读文学和哲学，1932年获选全灵学院研究员，并在新学院任哲学讲师，其间与艾耶尔、奥斯丁等参与了日常语言哲学的运动。二战期间，先后在纽约、华盛顿和莫斯科担任外交职务。1946年重回牛津教授哲学课程，并把研究方向转向思想史。1957年成为牛津大学社会与政治理论教授，并获封爵士。1966年至1975年，担任牛津大学沃尔夫森学院院长。主要著作有《卡尔·马克思》（1939）、《自由四论》（1969，后扩充为《自由论》）、《维柯与赫尔德》（1976）、《俄罗斯思想家》（1978）、《概念与范畴》（1978）、《反潮流》（1979）、《个人印象》（1980）、《扭曲的人性之材》（1990）、《现实感》（1997）等。

目录: 目录
编者序 001
一 寻找一个定义 009
二 对启蒙运动的首轮进攻 028
三 浪漫主义的真正父执 051
四 拘谨的浪漫主义者 072
五 奔放的浪漫主义 096
六 持久的影响 119
参考文献 146
索引 165
校后记 181
· · · · · (收起)

[浪漫主义的根源_下载链接1](#)

标签

浪漫主义

以赛亚·伯林

哲学

思想史

政治哲学

自由主义

美学

伯林

评论

文字汪洋恣肆，极漂亮，柏林这里有点文艺评论家和诗人的感觉；柏林将“启蒙主义”说成是浪漫主义兴起的根源，但有时似乎将“启蒙主义”等同于唯理论等更思辨严肃的范畴类型。孟德斯鸠和休谟的裂口【36-40】；“这个问题整个就是受伤的民族情感和可怕的民族屈辱的产物，这便是德国浪漫主义运动的根源所在。”【44】；哈曼、赫尔德（表现主义；归属感和非兼容）；康德、席勒和费希特；费希特自我知识学、大革命和《威廉迈斯特》；“意志和人所必遵的世界之结构的缺席..欧洲浪漫主义运动的核心。”【134】“浪漫主义的结局是自由主义，是宽容，是行为得体以及对于不完美的生活的体量，是理性的自我理解的一定程度的增强。”【145】总之，柏林将浪漫主义描述为侧重在艺术和思想领域内走向价值多元论的一个途程。

伯林粉！在Oxford Podcast可搜到伯林演讲的音频：<http://podcasts.ox.ac.uk/>。

“前进,前进,永不停止,永无终结,永不等待片刻;
越过谋杀,越过犯罪,越过可以想象的任何障碍,浪漫之魂必须前进。”

毕竟是演讲，有论点无论据 / 无限抒情有的时候收不回来了 /
想看看政治浪漫主义然后一直往下讲的嘛 /
浪漫主义运动实际上是德国屌对法国高帅富逆袭不成的YY / 最后结论实在是太欢乐了

“浪漫主义的结局是自由主义，是宽容，是行为得体以及对于不完美的生活的谅解。”

好书不用写得太厚。本书可以说是从哲学、社会科学和艺术理论角度分析浪漫主义的代表作，他指出了浪漫主义的深刻悖论，从书中思想看，第五代的一切缺点和优点，都来自于他们本质上的浪漫主义。可与巴迪欧的当代艺术十五论题对照着读。

不仅是伯林最擅长的思想史，把18世纪启蒙时代以来的主要思潮做了提纲挈领的梳理和分析，而且深刻地指出了浪漫主义对艺术美学及至对人类生活方方面面的本质影响。归根结底，现代人大都是理性主义和浪漫主义杂交的孩子，中国人却有点像是基因缺失的畸形儿

柏林的追索从哈曼对启蒙运动的批判讲起，引出了赫尔德和康德。前者基于哈曼发展出关于根的概念，即每个人从离开家园后开始寻找群体。后者对浪漫主义深恶痛绝，但其理论中人能够自由选择——选择为之生或死的价值反而成了浪漫主义的基石。席勒从中得出了对精神性自由的见解：正是意志自由将人从自然天真状态推进精神的感伤状态。浪漫主义认为现实是混乱无序的，但人能凭借意志塑造事物，事物的存在是人的塑造活动的结果，意志不允许任何禁锢。当人无法实现自我并沉溺于精神深处，建立起一个外在厄运无法侵入的内心世界时，浪漫主义的症候感染了拜伦，雨果，叔本华等等也引发了后来的存在主义，大量个人化和情绪化的文学由此产生。社会的体系不能让一个真正理解何谓自由的超人按照它的要求行使自由，便滋生了陀思妥那个无罪的、尼采式的想要报复的罪人。

非常流利，好看，写得真漂亮。把浪漫主义作为对启蒙、科学、理性主义的反叛，这都没问题，但结论待斟酌。伯林写的浪漫主义不妨叫作多元文化视角下的浪漫主义，最后的结局必然是自由主义。（145“因此，浪漫主义的结局是自由主义”144页“浪漫主义还留给我们这样一个观念，对人类事务做出一个统一性回答很可能是毁灭的……在它的名义之下你很可能成为一个暴力专制的独裁者……多元性、无穷性、人的一切答案和决定的非完满性的观念……这一切都浪漫主义给我们的馈赠”）。但是真心流畅，演讲高手。

想不到吧！严厉的老康德会是Romantismus的源头之一，“人不能将自己的不自由归诸于任何带有决定论色彩的理由，那只是托辞，拒绝承担自己责任与拒绝成为道德自律的人的托辞。”光这条就直通尼采和萨特了。但科尼斯堡终究太过寒冷，人不是生来要成为道德家的，因此赫尔德，席勒，费希特分别可以从个性表达，审美，自我三个领域成为浪漫主义之父。不得不提到歌德，之所以它不属于这个流派里的，最关键的是他将浮士德的结局定位为和谐，可浪漫主义追求的绝不是和谐，而是一种不可能。如果幸福的状态实现了，对于他们来说必定是无聊的。意识到有限生命与无限神性的不可调和，对这种张力的玩味才是浪漫主义可爱的地方，普遍诗也好，反讽也好，都是一种贴近与尝试。最后，柏林的讲述才是最精彩的，这恐怕是我见过最兼具激情与深度的演讲了。

我们最好不要尝试怎么描述持续的波动，描述不可描述之物，然而我们非得尝试不可。

一入侯门深似海。仅凭这本小书，柏林已在我心中树立了至高无上的地位。从此，浪漫主义的信徒，不过是些现实人生的失败者，是些意识形态的挫败者，在柏林抽丝剥茧式的剖析下，这残酷的真相异常深刻，回过头来想想，做学问的，哪个不是这样困窘、固执、可爱又可怜的失败者：“事实上他们是一群绝对天真的人。他们穷困、羞怯，他们是书呆子，在社会上处境尴尬。他们动辄得咎，不得不仰人鼻息，充当大人物的私人教师，他们总是充满了羞辱感和压抑感。显然，在厕身其中的世界里，他们遭受限制、遭受委屈”

相当具有启发性的美学相关的思想史，英国学者讲稿的那种随意性洒脱性保留了，但是文献的严谨性便被忽视掉了，再加上完全翻译出的文献，又是一部有遗憾的译作。

浪漫主义反启蒙主义，反理性，反对外在的客观规律或真理，有唯心的表象。它与革命有着紧密的联系。它的继承人是后来的法国存在主义，并进一步渗透到现代生活中，包括对法西斯主义的影响。从价值判断上来说，可以分为进步的和反动的浪漫主义，然而它的结局则是自由主义。

梳理观念史的书能使人知道自己站在哪里，不那么稀里糊涂。好开眼。

还来不及思考，已被语言本身慑服了。。

伯林是我今年最愉快的发现。

简单得说，以赛亚伯林的浪漫主义的根源需要阅读量颇大看起来才会津津有味，关于浪漫主义，千人千面，施密特的浪漫主义批驳，直接支撑着第三帝国

“令人销魂神醉的思想咏叹调”，果然！

毕竟是讲稿，粗疏难免。

书评

前几天读完伯林的《浪漫主义的根源》（译林出版社2008年1月第一版）后书就了一篇类似书评的小文《作为浪漫主义诗人的伯林》，文章说实话写的不怎么样，基本还属于传声筒的功能，但是这个文章的题目倒的确是我读完这本小书的强烈印象。伯林的书手中有不少，基本都是译林近些年出...

（大二写的，完全忘了还写过这个笔记。看着还可以。）
启蒙运动的三个支柱命题：1、所有的真问题都能得到解答；2、所有答案都是可知的；3、所有答案必然兼容——这是西方理性主义传统的一般假设，启蒙运动的不同在于得到答案的方法不再是神的启示等，而是人的理性 于是艺术被认...

这两天是大晴天，白天万里无云，晚上孤月高悬。与满月相对，容易让人产生怀旧感。已经是2008年了，再过11年，我们就进入了21世纪20年代。我不知道人们怎么称呼一个世纪的第二个十年，第一个十年可以称作是头十年，第二个十年又不能说是“10年代”。金融危机和随之必然而来的经...

以赛亚·柏林著, 亨利·哈代编, 吕梁 等译(2011). 浪漫主义的根源. 南京:译林出版社. 共183页.
浪漫主义是一个危险和混乱的领域。“事实上，关于浪漫主义的著述要比浪漫主义文学本身庞大，而关于浪漫主义之界定的著述要比浪漫主义的著述更加庞大。”（第9页）
在柏林看来...

以赛亚·伯林的《浪漫主义的根源》至少强调了一个事实，即值得人们去努力的价值观和生活理想并非唯一，并非放之四海皆准，并非今日完胜昨日。而浪漫主义运动的核心在于行动，通过行动，才有机会使用、斟酌并有所发明那些浸润着先辈情感和想象的词语，才有机会与现代理性主义推...

读完伯林的《浪漫主义的根源》，不禁为他那独特的视角以及自由地徜徉于历史、哲学、文学和思想史中的思绪所折服——虽然我以往所接触到关于浪漫主义的叙述并不多（大抵只有两种：教材的说法常常是“主张回到中世纪，向往田园生活，对于工业文明的厌恶和逃离”，这看起来是...

无论是《扭曲的人性之材》还是《浪漫主义的根源》，柏林的洞见始终令人叹服。一个极其怪异的现象是，当柏林在爬梳浪漫主义、法西斯主义，乃至自由主义的历史痕迹时，他像个耍皮影戏的，从不现身表态，任由小人们在明亮的白布上晃动。你...

这个世界上值得崇拜的人真是多得崇拜不过来，即穆齐尔之后，又发现了新的太阳~！看以赛亚·伯林的《浪漫主义的根源》就像坐上了一艘皮划艇，开往尼罗河或者是世界上最湍急的科罗拉多大峡谷，其间浪潮翻滚，礁石密布，壮阔和斑斓就在这样的跌宕中——闪现，使回忆起来还带有这宁...

伯林的这本演讲录是他一贯的风格，旁征博引，肆意汪洋。译笔也非常流畅，不会像本系列的另一本《俄国思想家》那么时不时有碍眼的词句打断阅读的乐趣。说回书本身，伯林一开头就提了个尖锐的问题：是什么能将自然主义的闲士和标新立异的新新人类拉到同一个阵营：如何定义浪漫...

感慨一下，即便是伯林这种多元的自由主义者在谈起德国时候也充满着“英国式偏见”，这本柏林晚年的讲稿集与伯林早年写的马克思传记形成鲜明对比——伯林还是无可避免的走入了英国学者的死胡同。乃至将浪漫主义归结为德国面对法国文化的嫉妒自卑的反启蒙产物。一方面伯林承认...

《浪漫主义的根源》是以赛亚·伯林于1965年三四月间在华盛顿国家美术馆A.W.梅隆系列讲座上做的有关浪漫主义的脱稿演讲，因为伯林生前想要完成一部浪漫主义研究的大部头专著，所以在他生前本书并未整理成文字出版，而是在他去世以后由研究者亨利·哈代整理出版。多亏了哈代，让...

从启蒙运动开始引出浪漫主义，并详细的谈了浪漫主义和启蒙运动的区别，浪漫主义如

何打破启蒙运动给人的三个固有思维：这个世界上的问题必可解，人们通过努力必能找到问题的解以及不同问题的解互相兼容不矛盾。
然后说了若干启蒙主义者如何一点点动摇了启蒙主义的基础，浪漫...

观念史之所以会与文学创作契合，很大程度上是得益于文学创作基于其时代背景所传达出来的“意识”或“精神”，任何活的“主义”都不会是先有教条式的条条框框然后再有人去为之舍身殉难。真正的主义，必将是扎根于时代的氛围，在时代所迸发出的精神气质中合流而出的一条精神线索...

本人读书有个坏习惯，决定读什么书全凭感觉，漫无目的。始读此书全因它的题目，本以为它是本讨论人类浪漫主义心理或者气质的人类学著作，读后才知道题目中的浪漫主义特指欧洲思想艺术领域的一场运动及其衍生的意识形态。但这并不会妨碍我继续阅读。在本书的第一章，作者开门...

对启蒙主义的首次冲击
理性主义的假设：真的问题总能得到解答；所有答案都是可知的；所有的答案都是兼容的。
十八世纪的美学传统：在自然本身发现方法，自然总是趋向于完美，完美让我们明白规范，画家的工作不是如实再现事物的真实状态，而是要再现理想的美。
历史变成用实例说...

浪漫主义与古典主义，解构主义与结构主义，两对关系颇为相似。结构主义试图从文本中寻找一种整体性的结构潜在系统，而解构主义批判逻各斯中心主义，指出语言的意指实践是一个“延异”的过程，是一种无止境的替换游戏。与之对应：十八世纪古典主义产生于启蒙运动对理性的过分自...

[浪漫主义的根源 下载链接1](#)